



鬼劍子著

冰魄劍魂

989164

1247.5
<1484:3>

989164
冰 魄 剑 魂

鬼谷子著

三



22201921

北 岳

一 出 版 社

冰 魄 剑 魂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
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

(太原解放路46号)
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36 字数：777.6千字

1990年12月第1版 1990年12月太原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5,000册

IS BN7—5378—0073—1/I. 71

(全套三册) 定价：15.97元

~~989160~~

989164

目 录

- 第四十二回 棺中美人…………… (757)
- 第四十三回 修罗三式显神威…………… (775)
- 第四十四回 闯青坟…………… (793)
- 第四十五回 潇湘美人…………… (818)
- 第四十六回 十五年卧棺美人为妻… (847)
- 第四十七回 妇人心海底针…………… (875)
- 第四十八回 冷血人魔…………… (921)
- 第四十九回 功成荡魔誓寻父…………… (949)
- 第五十回 见我者必死…………… (987)
- 第五十一回 大仇血恨比山高海深… (1015)
- 第五十二回 赴死约两败俱伤…………… (1050)

断卦下世由，卦卦翻要然四事走书，鼓雷改避哥哥，新陆亲

出

第四十二回 棺中美人

吾眼与自

人令 东方清白更是满头雾水。鼓雷改避哥哥，新陆亲

这时，那矮胖人忙道：

鼓雷改避哥哥，新陆亲

然以“怎么办，不他追不着咱兄弟，遍转过来就追咱了，看样子就得快跑为妙了，怎么办呢？你该出个主意呀？”鼓雷改避哥哥，新陆亲

瘦高人却笑道：

“去开我”

“放心！一时半刻，他不会……”鼓雷改避哥哥，新陆亲

由远处又传来铮铮的朗笑声道：鼓雷改避哥哥，新陆亲

唉！唉！想当年，三生在武林行动时，你白砂仑人见了
我，仍尊声叔叔，现在追我是什么意思呢？不说，不说，我答
应不向你少主直说，我又没正面见过他呀！你，你怎地穷追不
舍呢？天呀！奸商，守财奴快逃呀！追到了，追到了……”

这三个一胖一瘦，互相对视，矮的道：鼓雷改避哥哥，新陆亲

“来了，怎么办呢？”鼓雷改避哥哥，新陆亲

“来了，快逃呀！”鼓雷改避哥哥，新陆亲

两人齐晃身，疾跃而去。

远处传来了那朗铮铮笑声道：鼓雷改避哥哥，新陆亲

“别再追了，赶着去会你家少主罢！不然又有人来了，不
信吗？后果你可真得连累到我，我可以不理你了，天呀！你
怎么穷不舍呢？……”鼓雷改避哥哥，新陆亲

声音由远而近，又再远了。鼓雷改避哥哥，新陆亲

东方清白知道，若想要知道这些事，诚属不可能，因为每

亲的话，说得极为清楚，许多事仍然要瞒着他，由此可推测出。

白砂仑人之所以穷追怪叟，可能就是怕他把所有的一切向自己明告。

但是，自己把一切事情弄清楚了，有何不可呢？真是令人难解已极。

他本想向拾荒人问个大概，但他知道也问不出个所以然来，于是道：

“我们走。”

由远处却又响起铮铮朗声道：

“我的老天爷，你白砂仑人真的是诡计多端，我以为你穷追我个什么，原来其目的，只在赶走密林内，想染指少主王剑与六甲真经的人呢？现在他们全跑了，你还穷追个什么呢？”

“唉！唉！我们难道誓不两立吗？你说说看，这算个什么名堂，你，你别追了，等一下少主被人掳去，就算你负得起，我可负不起呀！天呀……”

声音又再远了，却是疾如电光火石般，疾泻下二人，正是奸商与守财奴。

奸商才着地，立即问道：

“小兄弟，你能够忠实回答我，那棺木之内可否是湘潇美人叶黛翠呢？”

东方清白沉声冷喝道：

“告诉你何妨，正是。”

奸商愣住了。守财奴也愣住了。

二人愣怔良久，那铮铮朗声又由远响近：

“唉！唉！看起来，你白砂仑人已把我视仇敌了，这又何必呢？冤家宜解不宜结，是吗？再说吗？我们一隻，一奴，一商当年待你如何？造反，真是造反了，我的生死生呀！来教训，教训……”

又由近而远。

奸商惊醒，守财奴亦告醒来，二人对视一望，奸商颓然道：

“怎么办呢？”

“告诉过你了，藏起来离开这是非圈，否则一定吃力不讨好的。”

奸商仍旧是颓然摇摇头道：

“怎么办呢？”

这下守财奴看样子是火了，只听他沉声道：

“走，去青冢。”

“怎么办呢？”

“将功赎罪，去青冢，快……。”

“但生意呢？”

“交易非在一时，对方交货，我们没有现钞，就暂时欠着，来日再还不可吗？”

奸商转头对着东方清白问道：

“就算我欠你的债，可以罢！！

东方清白更加坠入雾里道：

“可以。”

奸商与守财奴齐拱手道：

“那么少主再会。”

说着也不等东方清白的回答，就疾跃而去，瞬间影子已没。

东方清白沉思片刻，立道：

“拾荒人你可坦白告诉我吗？”

“禀少主，随童知无不告。”

“关于家父与神秘人之间，有何事发生呢？”

“据随童所知极为复杂，其为何如此复杂，随童可就莫名其妙了。”

“你所知有限，是吗？”

“禀少主，正是。”

倏然——

破空的响起银铃也似的娇笑声。

娇笑声未歇，一道红云，疾如一条长虹挂天般疾泻而到，俏生生的站在东方清白之前。这不就是刚才施出弹指血功的女人？他当下俊脸陡沉，冷冷道：

“请姑娘明告来意？”

少女却双眸生春，步步生莲的朝东方清白走近，娇滴滴道：

“相公难道忘记贱妾了。”

东方清白诧异道：

“你是谁？”

少女如花浅笑道：

“相公能够忘记贱妾，那是最好不过的事了。”

拾荒人晃身在东方清白身旁，双掌蓄力，举势待发，树尸

招魂却猛地晃身于神棺秀士之后。

少好见状。“噗哧”娇笑道：

“相公岂可视我如……”语未完，突见她粉躯陡旋，娇声如乳燕窠般，悦耳动听道：

“奸商与守财奴，该现身了罢！”

娇声方歇，宛如星飞丸跳般的，飞掠出二人，又是奸商与守财奴。

东方清白见状，心中打鼓。

这二人的行动，真的是太诡异难测了，为何竟如魅魍般的阴魂不散呢？”

若论此二人，对自己存有善意，既然问明了棺木中的一切，自己又欲往青冢，该是离此他去，又何故再折转回来呢？

若论此二人，对着自己存着恶意呢？

却也不可能，由怪叟对着白砂仑人的穷嚷怪叫之中，可知悉此二人的武功与白砂仑人在伯仲之间，那么若二人存心不良，出手强夺棺木与垃圾笼，并非难事，何故延未下手呢？

又何况怪叟正可挡住白砂仑人，他俩可放胆的出手强夺。

既然无此行动，表示此二点推测均是错误。

那么应有第三点原因了。

原因何在呢？

可能就在棺木内自己的阿姨，潇湘美人叶黛翠的身上了，尤其他俩的对白，如将功赎罪上论，可能是他们曾有对不起自己阿姨之事。

不然，最少与自己阿姨有着极为复杂交错的关系存在。

这时，只听守财奴道：

“我说是吗？白砂仑人穷追怪叟是一大错误，放下少主，正是容人有机可乘，若我俩不及时赶回，呜呼，下回你知道吗？”

奸商摇摇头道：

“莫名其妙。”

守财奴则摇头晃脑道：

“呜呼哀哉，白砂仑人与怪叟，这二人之罪就就不轻，你以为然否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所以吗？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？”

“向她问明来意呀！”

守财奴点点头道：

“对了，谈生意是你的事，此事照例由你来办，我在旁边提醒你好了。”

奸商点点头，跨前几步道：

“这位姑娘，奸商在这厢有礼了。”

少女陡地脸含严霜，凤目一睁冷冷道：

“礼多必诈，有话快说。”

守财奴在旁边哈哈朗笑道：

“人家姑娘说，有屁快放了。”

奸商赶忙拱手道：

“是，是，姑娘生得粉搓玉琢，艳光照人，只是本商家有所疑问，不知姑娘可否赐告来意。”

少女冷道：

“废话。”

“是，是废话，姑娘可否把来意告明。”

少女冷哼一声，道：

“你的来意又是为什么呢？”

守财奴又哈哈笑道：

“这招是绝学，奸商兄，你该能破解罢！”

奸商活像应声虫般，又躬身施礼道：

姑娘，我们的来意，已明告了这位小兄弟，只是，只是姑娘的来意令人茫然，是故不耻下问，盼请见告。”

东方清白暗中好笑，奸商这名子果然不虚，看他那种不气不怒，团团圆圆的和气人面之状，真像是个极为讨价还价的商人。

守财奴在一旁，哈哈笑道：

“杀手铜遇绝学，这下子该是连台好戏了。”

少女莲步细碎的移前几步，冷道：

“你问我的来意干吗？”

奸商又打拱道：

“姑娘误会，姑娘误会了，我们的意思是说，若姑娘对咱的小兄弟没存恶意的话，好说，好说，存有恶意那就，那就……”

那就不会有下文。

少女已移近一步，冷道：

“那就怎样呢？”

奸商立即又拱手道：

“姑娘又误会，又误会，若果姑娘对咱兄弟存有恶意，那么我们的生意就做成了。”

东方清白听得一愣。

少女粉脸发愣，娇声冷道：

“什么生意，谈谈看。”

守财奴在一旁乐得哈哈笑道：

“做成了，做成了，快说呀！”

奸商又拱手，又打揖道：

“姑娘，这将是笔亏本生意，最好不作，最好不作。”

少女莲步轻盈，又姗姗移前二步道

“快说正经话，什么亏本生意，只要姑娘愿意，交易算是谈成了。”

守财奴乐得跳起来道：

“十有八九是成了，快说呀！”

奸商仍就是那么低声下气，打揖道：

“亏本生意，奸商是不做，但这次不同了，姑娘我想把我这条贱命，购进姑娘的那楼芳魂，不知姑娘芳意如何？”

东方清白怔得发呆。

少女粉脸发愣良久道：

“生意拉倒。”

守财奴哈哈笑道：

“出师不利，你奸商这次在阴沟里翻船了。”

奸商却笑着打揖道：

“那姑娘是好意，是好意，生意既然拉倒，我们就散伙，人家小兄弟，事情多的是，可否，可否我们均离开此是非之地。”

少女冷然道：

“生意虽是拉倒，但东方相公我是要定了。”

奸商惊叫声：

“你，你姑娘是什么意思？”

少女冷然道：

“什么意思，我要带走我的相公呀！”

守财奴呀的一声，逼前二步冷喝道：

“奸商兄，这句话是定金，不做就关店，要做吗？我守财奴有的是贱命一条，我向你投资。”

奸商也趋前二步，仍不是低声下气道：

“那么，那么姑娘，但欲带走人家小兄弟，就非与我们做完这笔生意不可，二条贱命，换你一寸芳魂，该也合算，只是，只是姑娘腹中的孩子，该不是该我们俩条贱命可及，那该怎么办呢？”

守财奴霍然动容道：

“我的老天爷，看来我得自尽了。”

说着暴声大喝道：

“白砂仑人，怪叟呀！轮到你们的事了，我们得罪不起少主呀！”

守财奴的喝声，高吭入云，摇曳迴璇入耳惊心……

少女听声粉脸陡变，柳眉突轩，却是一句话也没说，只是双眼怒睁，宛如两口古潭般，显得清澈，也显得令人泛起寒意：

却听得东方清白全身震颤。

试想：若守财奴的话不错，这少女腹中的孩子，岂非也是自己的后代，那么难道这女人，就是恨天女不成。

尤其是鬼医曾说过，恨天女将会脱骨换胎，经她修炼后，二度现身武林，将是变成另外个人，而且将如十八岁的少女。

如今，事实摆在眼前，恨天女是变了：

更可怕的是，她的复中竟然怀有自己的后代，这叫自己怎么办呢？

由远处又传来铮铮的朗笑道：

“白砂仑人听到了吗？恭贺，恭喜，你一次得二个小少主了，可喜可贺，奇怪，你为何老是穷追不舍，人家恨天女已有掳去少主之意图，倘少主有个三长二短，你自信负得起责吗？……”

声音由近又远去……

唉！唉！何必穷追不舍呢？若我能把那件事的真实奉告你，就早该奉告了，何必等到现在，你的少主若有不测，天呀！此罪我可当不起呀！”声音又由远而杳了。

守财奴颓然已极，讪讪道：

“这该怎么办呢？”

少女纤腰微扭，细碎的又跨前几步道：

“你这是为着什么事。”

奸商连连后退，不断打揖道：

“姑娘，好说，好说，既然生意做不成，我们再谈谈别种生意如何？包你姑娘满意，一定是满意的……”

东方清白见状，傲然冷笑道：“恨姑娘你欲掳我，是为何故？”

恨天女缓缓旋身，含情脉脉笑道：

“相公，你错会了意，贱妾的本意，只是要探明此两人对

你存心善恶，並且我有许多话要对你说，于是胡扯理由。”

东方清白脸色微变道：

“什么话呢？”

恨天女嫣然一笑，秋波流媚，丹唇微绽道：

“一时千头万绪，不知应从何说起呢？”

东方清白沉思了俄倾，道：

“既然如此，姑娘该知足而退，是吗？”

恨天女粉脸陡变，说道：

“相公，你难道情薄如此吗？”

东方清白颓然摇摇头道：

“你该知道，现在是我一生的转折点，现在更不是谈爱说情的时光，是吗？”

恨天女满脸含怨，楚楚怜人的点点头。

东方清白看得于心难忍道：

“问题是姑娘复中，果真有在下后代吗？”

恨天女眉眼一含羞，微点头道：

“此事千真万确，就是为了此事，我才急于想和相公私下谈谈呢。”

东方清白讶问道：

“谈什么？”

恨天女双目黯然，幽怨低叹道：

“难道相公不要后代了吗？”

听得东方清白全身一震，天呀！自己竟然一失足成千古恨，如今与她真的留有后代，尤其此一后代，正是自己的骨肉，尤其是恨天女，手黑心辣，怎能留在她身旁呢？

想着，不觉心胆俱寒道：“我当然要。”

“既然要，你可有诚意与我谈谈。”

东方清白心情真的是矛盾极了，他对恨天女本存心敬而远之，如今事情缠在自己身上，不理又不行，该怎么办呢？

他沉思良之，寻不出条两全之策。

这真是为难已极的事，自己的后代，既是在她腹中，生死可说是操在她的意念之间，若她以自己骨肉为要挟，自己为后代计，当然甘冒万险，抢回骨肉。

问题骨肉仍在她腹中。

最要紧的是她的武功高过自己太多，若软求，则示弱，容易为对方所夹，若强索，失之于礼，结果她若翻脸，事态更是不堪设想了，

既无办法，东方清白只好硬着头皮，道：“那么请姑娘说出条件罢！”

恨天女双眼含泪，幽幽叹道：“相公，我不要条件。”

东方清白惊讶道：“那么你要什么呢？！”

“只想与你谈谈。”

“谈什么？”

“谈谈关于我们的儿子，哇哇坠地之后的问题。”

“那么请说罢！”

恨天女又再幽怨凄凉叹道：

“此地是我俩谈话的所在呢？”

“那么以姑娘之意，该在何处呢？”

“何处均可，我们走一程再说吧！”

“但……”

“我知道了，萧姑娘的身上也留有你的后代，是故，将我腹中的这块肉，已不感希罕，是吗？”

东方清白惊叫道：

“错了……”

恨天女粉脸陡沉，双眼含泪，怒声道：

“不管如何，我要与你谈是谈定了，此墓并非我俩谈话之墓，是故，只得对不起你了……”

说着，娇躯宛如行云流水般，疾速无匹的朝东方清白扑去。

东方清白脚踏轻功，快速的闪过，惊叫道：

“姑娘……”

此刻，包括四随童及萧凤凰在内，没有一个人敢出手，其因极明，恨天女的腹中已有三秘的后代呀！

东方清白身形一晃，而耳边已听着说：“相公，请恕贱妾放肆……”

第二个念头未闪，已猛感“气海穴”被点，闷哼一声，正将倒地，一只其软如绵，其滑如玉的纤臂已抄起他了。

顿时幽香满鼻……

恨天女才点着东方清白，抄手抱起之际，四随童及萧凤凰已电闪晃身，把恨天女围住。

奸商急声叫道：

“姑娘，慢来，慢来……”

恨天女沉声冷道：

“听着，我带走你家少主，并无特别用意，你们何必惊惶失措，如临大敌呢？”